

筹钱修路帮“大家”，他遭遇离婚；前妻重病圆“小家”，他要复婚——

离婚5年后，邵阳一村支书再追重病前妻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陈炜

曾经，他们因生意交集相识相恋，最终喜结良缘。谁想，十五载婚姻却因他当上村支书走到尽头；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离婚5年后，得知前妻身患癌症，他不惜债台高筑垫付医疗费用，细心照料，而且展开了长达一年的重追前妻计划。他为何这样做，他能成功吗？

“偷”家里钱为村里修路，村支书遭遇离婚

7月23日，周四。自打几天前接到乡里“周五开会”的通知，接连请假均未被批准后，刘海波开始坐不住了：“周五是老婆过生日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过了，我不想错过。”他抓着掉漆的大屏幕手机，蜡黄的手指在上面不停地比划，给“老婆”的短信写了改，改了删，又再写。

刘海波是邵阳市北塔区茶元头乡刘黑村的党支部书记。他口中的“老婆”，名叫廖晓红，其实是他的前妻。早在2008年3月，两人就办理了离婚手续。

为什么前妻的生日对他会如此重要？

事情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。刘海波1990年从部队退伍后，就在邵阳城区从事水果批发生意。因为个子不高，性格内向，家境窘迫，他从没奢望找来对上眼的妹子自由恋爱，只以为“等年纪大些，在村里随便找个人过日子”。

幸运的是，同样从事水果批发的廖晓红，因为与刘海波经常有生意上的交集，日久生情，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三年后，廖晓红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，依然与大她3岁的“穷小子”刘海波结婚，次年生下个大胖小子。

后来，凭借阅历的积累以及人望，2005年，刘海波被村民推选为刘黑村党支部书记。水果生意，他全交给妻子打理。刘海波没想到，自己幸福的家庭也就是从这年起发生巨大转折，而当时的他却一头扎进了村集体的事业发展中。

刘海波回忆，他刚上任时，刘黑村党组织一度涣散，“开组织生活会，一半同志缺席”。更糟糕的是，因为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黄泥路与外村相连，交通不便，村里的集体经济几乎为零。“很多村民种的菜因为运不出去，自己又吃不完，只能眼看着烂掉。”看到村里2000多名村民面临的经济困境，刘海波倍感压力。

“要想富，先修路。”对村里1.8公里的黄泥路进行硬化，成了刘海波急需解决的首要难题。

刘海波回忆称：“那时，国家还没有出台‘道路村村通’政策，预计需要投资38万元的村道硬化工程基本上全靠村里自筹。”可村里通过开办沙场、砖窑等设施筹得资金23万余元后，还有14万元的资金缺口。

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，起初，廖晓红也经常来村里送钱修路，少则1000元，多则5000元。然而，当廖晓红有天因需进货而到银行取钱时，却发现银行卡里的10万元存款不翼而飞。她通过询问了解，才得知是丈夫取走，用于村里修路了。

修路的钱，刘海波算是凑齐了，但夫妻俩结婚以来起早贪黑积攒的积蓄也被掏之一空。

更不巧的是，廖晓红的母亲因突发重病，急需手术医治。眼看着医疗费用不够，手术期限一推再推，廖晓红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。夫妻俩发生了婚后第一次激烈争吵。

争吵过后，廖晓红冷静下来。“反正钱已经用出去了，也收不回来，只能想办法把钱重新挣回来。”当晚，廖晓红和丈夫商量，等村里的路修好后，刘海波得回来跟她继续一起做水果生意。

刘海波答应得很爽快，可不成想，2005年年底水泥路好不容易修好通车，2006年伊始，他又被新农村建设项目忙得停不下来——给村里通自来水，建村部活动中心，整治700亩蔬菜基地……刘海波非但没有兑现“一心从商”的承诺，回家的次数反而更少了。

“钱没了，现在人也见不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离婚！”2008年3月的一天，廖晓红忍无可忍，提出离婚。

“原本只想吓吓他，没想到他真



刘海波为前妻廖晓红做腿部按摩。

签了字！”廖晓红说，“签完字的离婚协议书还是他托村里的熟人带上来的。他宁愿呆在村里做事，也没和我见面！”为此，离婚后不久，廖晓红将两人的所有合影全部剪碎。

“当时，家里已经没有一分钱积蓄，我觉得自己亏欠了她和她的家人，不想再给她添负担，而且村里也离不开我，我只好选择离婚。”刘海波将苦楚往心里咽。

前妻重病住院，他欲再追前妻复婚

如今，村里新修的水泥路早已将村子连成了一片。村民种植的蔬菜除了自给更能销往外地。眼看着生活一天天变得更好，刘海波的日子却似乎更加难过。

离婚没多久，刘海波就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——原本还算宽敞的80平方米土砖房突然显得空旷；木桌上摆放的35英寸彩色电视机渐渐布满灰尘；床上的棉被在不经意间变得皱巴巴；铁皮包裹的饭桌上，堆叠着乱七八糟的碗筷，就连窗框都锈迹斑斑的，只剩下几块完好的玻璃。他时常想起，以前冬天回家时，妻子总会把家里的小煤炉烧得暖暖的，打开电视机，在那热闹声的陪伴下，他俩一起把饭菜做好。

刘海波向记者坦言，那时，他一回到家，总是习惯一个人缩在沙发里吃饭。每当夜色一点点收紧，刘海波只能把头藏在被褥里，低声呻吟，嘴角一下一下地狠狠抽动。有时，他会整夜整夜地失眠，胡子在他的脸上疯

长。

之后的5年，刘海波时常焦灼、失望、后悔、烦闷……他反复挣扎在这些情绪之中，在大多数村民看来，这简直是一种折磨。刘海波也曾尝试给廖晓红打电话、发短信，试图挽回，但电话那头却从没有过回应。

“像消失了一样。”时间长了，次数多了，他也就放弃了。

直到2013年底接到儿子打来的一通电话，刘海波才重新燃起希望。原来，廖晓红被医院确诊患有子宫癌。

担忧前妻病情的刘海波当晚就包了台私家车心急火燎地往长沙赶，但到了医院后两天里，哪怕他亲笔写下“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也不是一个好爸爸……”的道歉书，前妻始终将他拒之于病房门外。

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之后廖晓红两次手术的10万元费用，刘海波靠着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全都默默垫付。在病情得到控制后，刘海波把前妻从长沙接回邵阳，因为自家土砖房条件太差，只得安排前妻住在前岳父岳母家。

之后的日子，刘海波更忙了。

为了帮村里开展的众多项目争取资金，他常常在市区、乡镇、村子三点一线间往返多次。不过，即使村务再忙，前妻再怎么不待见他，刘海波每天还是会“厚着脸皮”前去陪伴、照顾。有时碰上村里赶集，他还会买来鸡鸭，亲自下厨送去前妻娘家。甚至，这个憨厚的汉子还会像年轻人一样“冲动”——向前岳父岳母和前妻承诺：“我们一定要复婚。”

没有城里人盼望的鲜花和巧克力，但刘海波就是用着这些朴实的表现，终于让倔强的廖晓红软下心来，于2015年4月答应与刘海波复婚。刘海波也决定给予前妻更多的补偿：“我是不会轻易将她接回家的，我要把新房子修好后，再敲锣打鼓把她接回来举行第二次婚礼。”

(上接 A03 版)

1960年，在组织的介绍下，我跟当时的中南军区建筑部主任周广庆同志结婚了。周广庆同志之前在老家有妻子，妻子过世后留下了五个孩子，我与他结婚后又生下了五个孩子。我们一大家子人，相亲相爱，关系一直非常好。

1979年，老头子过世了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们生活，日

子过得很不容易，但我已经知足了。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，他们没吃过一顿饱饭，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就离开了，我却活了下来，有了家庭子女，如今的好日子是牺牲的战友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奖励和表彰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重要，如今的日子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

记者手记

在采访中，92岁的安栓华站在自家院子里，唱了四首歌给我听：《东方红》、《送别》、《我是一个兵》、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，字字清晰，情到深处，她几次哭了起来。

可能对安栓华来说，战争从未远去，它根植于老人的记忆，甚至是日常行为中。长达八年的战地卫生员生涯，她每天都在快速行走或奔跑，因为只要稍微慢一点，就可能被炮弹击中，就会丢掉性命。所以，哪怕如今已然老迈，她却仍然不喜欢坐下来，而是习惯性地不停来回走动。

是的，对我们来说，战争已经成为一个个故事；但对于那些亲历过的人来说，热血硝烟、悲愤愤怒，种种场景、种种情绪，仍在午夜梦回时不断上演。战友们虽已远去，但活着的人不曾忘记，也愿他们能够因此而获得慰藉。

(感谢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提供采访帮助)